增補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十五

宋　清水　周馬光　光亭　茶　素　明　琅琊　王世貞　趙田　素　費　編纂

宋光宗紀

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而崩。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葬永阜陵。帝年四十而

受禪　后悍妬。欲立其子而逆於父。及父之崩。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震　繼觀足子。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正月。丙辰朔。帝朝于重華宮。○二月。戲中侍御史劉光祖乞崇道學之識人。對言曰。近世之君。鮮不明目。邪正並現。公論不已。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遺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紫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之士。極之之論。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遠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復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還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樂。至於潔身以遠。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以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識。由此而淑。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所稽。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遽設。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喜。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識少泯。癸酉。帝曰。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日星。道學與天地相為一。人君子理為勇。忠誠激烈。消行經。經界民間。其大之利。

極之　**福由**　**來**　**與天地**　**人君子**　**理為勇**　**忠誠激**　**消行經**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偽禁道學之名。陳賈等禁道學之說。三四年間。無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

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熹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福建漳泉汀三州賦日後月削。安可底止。臣謂法莫必可行也。宜詳責官吏清查欺弊。計稅畝多寡。每保置簿。時許鄉村人戶自陳。收錄百里之內。經界所同。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祿二年。夏乾祐二十一年。二月。行會元麻。到考禁。○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晝夜不得良藥。欲因帝至宮侵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令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內宮。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壽皇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是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塵蔽空。不能成禮。而龍帝既聞黃貴妃之死。憂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怨深。發明風雨之變。迅天地之震怒也。黃貴妃之死。宗社之遺告也。光祖值此

綱目經世之大訓

留正謀抑吳氏舊疏三十條皆切時病

兩宮之情始通閏月踰而朝

陳亮志存經濟陳亮上中興五論陳亮踰垣而逃

大愛近在宮庭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壽皇傳百而免既而帝神思靈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通宮為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發明光宗感妬輔之讒言乘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愈不朝果何故乎猶是內外○四月以丘宮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虞吳氏子孫玠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宮往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怠謀臺諫子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亂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綱目○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史部尚書趙汝愚楚王元佐之七世孫入對進復規諫帝悟汝愚文廣秀王伯圭謂諫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史臣曰光宗親壽皇子朝夕至于寢門外其當然也難日三朝亦當然也乃何事而以如其一日而二朝而三朝非惟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陳亮上孝宗書

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年○十六年○夏乾祐二十二年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執汝愚楚王元佐孫不宜用之故汝愚力辭○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名今屬馬）益力學者書宮闈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而何地以處也而逃觀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亮宏才博學而不為時論所容則在廷之臣罔非持祿保位之人可知矣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搏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蓋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宮祖讜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切數陛下之於壽皇蓋政二十有八年之間當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日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亮對策帝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恩竊以為不然夫帝制於憚后開刑端時始一孝宗以嗛嫌其天性之良庶幾帝心少悟考道固窮乃云不在問安視寢以為美觀何異彩兄之臂而教之以徐徐哉

宋史斷曰當謂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功于孔孟之門者自漢而唐非一人也而亮獨見推一王通焉豈非氣味之相投學術之相似乎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尊曹魏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

指為第一

於是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參張。未必皆為實用。況其壽子踈遠。視諸王適之。勇退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太廟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歟。

丁南湖曰。陳亮有實生之文。但無童子之行耳。辭言犯禍。則持身之道。疏童侵殺人。則正家之道。史氏傳之。儒林亦過獎矣。

利州安撫使吳挺。上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所以抑吳氏之權也。朝廷制敕紹武延壽。○召制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遠不已。召之留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不許。憲宗將用李絳而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及召李絳還。罷承璀相。蓋二人不可並也。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有疾。朝晉臣與其所委臣以溫清定者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柳德輿清朋黨。數沃劉切。諸縫縫密人無知者。○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十一月。始朝。時帝將朝壽邸。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御屏後。后叱之。遽傅良痛哭于廷。后怒。竟傳旨罷還內。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若王府朝壽黃裳上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楊舜卿陳源皆太學生王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出城待稱疾。百四十日。帝詔姜特立還浙東。○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朱先生安在

奚者逃於當局

劉永新曰。熹在宋不為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是光宗授以郡。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非真有意於用之也。有賢在此。而不能用。反為彼所笑。如奚者逃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雖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驚駭。欲望其用賢。如貢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乎。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南遷元稱二十年。正月。壽皇有疾。○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處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孫壽皇。嘗幸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皇棠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上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毯。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留正引韓注東

扣額曲致忠懇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周靜軒曰。是時壽皇遘疾已踰三月。此正光宗憂心不遑自逸之秋也。乃父無疾而不能省。有疾而不能視。反攜所愛。共相遊樂。縱欲忘親。其罪可勝言乎。迨羣臣懇請問疾。光宗愎諫弗從。與措如此。烏可與論人道哉。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注諫。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閤

門。慟哭而出明日羅點入對言引張亦故事也因引辛毗事以諫。辛毗事曹魏好直諫彭龜年黃裳袁燮奏乞今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

王至宮。壽皇為之感慟。

丁南湖曰陳禾引張敞。徹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褚先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壽皇之垂簾聖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

胡新安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於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挠於史浩再出挠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為一浚豈能勝于檜哉雖然孝宗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皆無可指者是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未年陳賈請禁偽學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可惜哉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不救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五鼓逃去○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于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定計侂胄琦五世孫乃侂胄固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肖鵬復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禫祭汝愚率同列奏事初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聖母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懼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長沙召還留正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發明為呼逆倫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帝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招搖正倫爭汝愚責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丘瓊山曰光宗是時雖有疾然未至於彌留也蓋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壽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反父子之間兩無請據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傳位宗內禪復號光宗疾愈為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柯維騏曰光宗非次得位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佞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禫后致疾弗終今聞惜哉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李父也

丁南湖曰侂胄以巨姦亡宋其兆於韓后之立乎李氏之禍方熾而韓氏之禍隨起蓋宋室盛時久享母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宜稱

正儲位以安人心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責戚之卿

東，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cnrtongbook.

韓侂胄推定策功
汝愚抑侂胄
宣宗首舉大儒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每議必問其之說如何
建極導民之本
朱熹奏四事
大賢不失其正
道心微妙之全體
之全體
天禮法用之本然
行權不失其正之根本
終始不懈乎此
天倫正而大本可立
問周必去留正與以相業

必至此也。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頴為侍御史。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衛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美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業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宣宗新服。命而熹奏四事。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維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變。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望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知豫。蓋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敕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議。○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賦為文臣帥。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時國內抗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以汝愚議撰官不合。侂胄因間之。干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愛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然韓侂胄不以告。及朱熹聞固不見之。侂

稱其實可傳聞歟汝愚不見侂胄

此可以見給事中黃裳卒業簡易端紀論事納忠推賢的善篤於孝友天下事非才不辦

積誠意以感動天心未真極言四事言修某東宮壽定省之禮言內批追遣大臣

陳傅良封還繳黃

問伊川晦翁諸儒也一則在經筵未幾遂有西監之除一則侍經帷有西監之命

丁南湖曰羅點明義利之辨黃裳達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於君故二子卒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也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也

十月端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孺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託孤曰誰有用喜諫耶侂胄問若何而可孺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妨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積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虞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遂諫臣使侂胄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因號奉祠歸奉焉○閏月內批罷免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遂議移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折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發端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極言四事其一略曰開有旨修某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變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鐵鉞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怨咨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略曰壽皇定省之禮逼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返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懟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略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追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藉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略曰殯宮之卜偏信壽皇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擲筊宗山陵以為主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道吉復檢已別求吉地有旨基議朱熹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擇永名山不宜偏信壽皇妄之水果砂礫之中不報既不為壽皇體魄安盈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號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裝冠潤袖衆人傷戲於帝前因乘間言喜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喜宮觀趙汝愚上疏留喜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繳黃起居郎劉光祖奏上章留之皆不報喜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喜每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本中曰喜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勤政晦庵先生又侍經帷未幾權倖嫉妒有言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喜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一則曰偽黨已醞釀於此時矣

胄慫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然侂胄終不懌○蔡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考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焉點為人矣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紀論事納忠推賢的善篤於孝友天下事非才不辦

積誠意以感動天心未真極言四事言修某東宮壽定省之禮言內批追遣大臣

陳傅良封還繳黃

問伊川晦翁諸儒也一則在經筵未幾遂有西監之除一則侍經帷有西監之命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僖宣祖東向自是無敬祖者南渡後董仁孝元孝侯之位本乞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妻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祧遠廟也不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甚矣不報○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長三年○十二月史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龜年自少從朱熹張栻故其學識由是侂胄怨憤○罷中書舍人陳傅良[illegible]○陳騤罷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illegible]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鏜遂知敢事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初帝欲除鏜鍾[illegible]蜀汝愚謂其望輕實淺宜可○罷起居舍人劉光祖[illegible]光祖[illegible]樞密院事○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太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陰離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叔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崩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葬于會稽之永茂陵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號兵致魏府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禍元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丁卯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西遼天禧六年○夏天慶二年正月白虹貫日虹者妖氣所激韓侂胄之請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則妖氣侵陵矣況當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為右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真安天位社稷磐泰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劉詞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拓任忠鳴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生無賦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於侂胄矣

史臣曰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非其才足以經國智足以革弊德足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揆路然於經國之道革弊之術恐有所未盡焉蓋汝愚居相位正宜痛清奸輩奈何於秉政之初欲行朔黨之事不謀諸部正而謀諸侂胄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鏜誣以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偽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奸胥以致之歟

既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手詔言去歲國遭大厄中國汹汹留止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隕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音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平受賜雖[illegible]

權本幾遠有害觀之命至一子之誠不足以動君耶抑有間之而然耶

一網打盡汝愚安社稷以為說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勛勞著于社稷

汝愚忠貫天地

祖儉訴汝愚之忠 因世學而意氣有加

天下號為六君子 侂胄某偽學

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李沐勸為黨錮序之。務明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非臣不審明之驗乎。○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白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者傳。彭龜年。黨錮。李燾。黨錮。不當罷。祖儉紹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固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固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意死吉州。祖儉時為吉州。祖儉。紹熙。紹熙。紹熙

元定請老免以決更號遜翁

四書六經為世大業一時號為君子

無定老友俊視元定不異平時朋友相愛之情秦通不拜之志

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除中行不考校

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能從之熹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法憲之寬結為己與子弟諸生更進遠謀以為必且賈禍實無益賈同謂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龜千歲乃遊蓍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其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蓍策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

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五年。五月。賜禮部進士鄧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禁蓍使思知言樂劉德秀奏言偽學之結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設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煩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穎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事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奏議給舍論奏好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趙汝愚之志愈急矣。黜上言治道在融洽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黜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書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錮禍圓為不軌動搖上皇誠聖德幾至大亂頗二三大臣盡除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詔監司帥守廉察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陳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致梘士論壯之。○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其常事也。○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罷處士蔡元定于道州韓侂胄命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刻稿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茶事魔磨之妖術著鼓後進翊惑亂天下之人耳目也以張浚賀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住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黨定于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憤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結廬其上理宗御書西山二大字未之石刻尚存忍饑咽藿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所著書皆大驚曰此吾老夫不當在弟之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偽學禁作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即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蓍于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謂然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通元定字不拙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山名在荊州府寧遠縣北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且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劉諸子曰獨行不畏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說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固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數釋四書及毒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熹質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六年。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劉三傑論正失。○九月。以劉三傑為右正言。朝散大夫劉三傑三十年。夏天慶四年。元定入對言前日偽黨合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轉侂胄大喜即除是職。○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魁首趙汝愚等五十九人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

極論調停之害

及之故知過之意甘寧無徐之語

竹雞大啄此真田舍閒氣象

光祖振浩州學記

學者明聖道以修身是非定于萬世

郎黃由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者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謝深甫陳傅良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陳亮辛棄疾等二十人為次中書舍人黃由黃艾何異程迥告劉光祖吕祖儉等通籍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趙汝談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騰袁燮黃裳黃黼黃自文袁甫王厚之孟浩趙汝愚楊宏中張道南楊朝林仲錫錢時徐範蔡元定吕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殺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龍而擢流為利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三十一年。夏天慶五年五月加韓侂胄大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詔禁偽學。以丁逢為軍器監逢為四川都大茶馬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導主偽學之事深恱逢言即為軍器監。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論事韓侂胄九年居二年不遷其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褒遷之態不覺厭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逕俯僂而入當時有由實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廉恥之心尚未亡也宋之士習自秦檜而後廉恥道喪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許及之趙師羹程松蘇貫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使小利說剝而不待顧官元氣先蹶又何以禦海寇沿江將臣也縉紳且屑為奏走可痛也

育大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是時帝子元冲惠王峻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以趙師羹擬為太部侍郎師羹為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羹獨獻果盒蒲桃小紀上纖大珠百餘顆衆嘆溢侂胄愛之十人欲得北珠冠師羹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遇南園山莊顧竹雞草舍謂師羹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欠大吠鷄鳴耳俄聞大吠音竟羹遂視之乃師羹也侂胄大笑閒者莫不鄙之即指此也宋宦室最賢者惟汝愚最不肖者其惟師羹乎

丁酉湖四師羹作大吠頌侂胄及侂胄將用兵則料其召禍乃持異論以圖自全侂胄既死仍得錄用自古奸諛反覆固若此之甚也

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天慶六年十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韓侂胄使蔡璫誣奏故也。○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浩州學記謂學之大端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偽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諸者謂自漢以來統天新歷尤復疏謬。○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慈宮

巢焱子曰光宗不朝孝宗始以李后閑言交搆繼以嬰疾不往今宜宗於光宗未聞有離間之者自即位至今始一朝於壽康得非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遂為常事耶噫汝愚之死朱熹落職諸正人端士皆以為偽學惡絕之誰為宜宗開陳孝道也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十二月諸州大水賑之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坦生。○閏二月。復留王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輔佐三○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熹年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家素貧。少從父友劉子翬。寓崇安。復建塾。以待熹。至者皆敏銳。熹卒。與之共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時攻偽學。目士之繩趙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而熹自與諸生講學。未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卒。商改大學誠意章為先絕。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喪計。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黃榦主喪禮。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掛考。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說。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禮義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所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榦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責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免令訪燔。使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以待仕。臣有位而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任忠直。文華閣。劉爚。後熹。述。發明淵源道學。以傳諸儒。任至禮部尚書。謚文簡。號雲莊。劉炳字。叔從。熹學。以謀道明理為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目。太極圖。著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任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旨歸。熹嘉其篤志。洽自少用力於政。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任終。直。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以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任終。安溪。人。傳。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指。自是寡過。僅矣。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參然。不為欲所漬耳。黃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家發明師旨。蔡沈。元定。子。也。著書傳。發明未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貧樂道。則行之憂則遺之。誠富貴之大賢也。然。卒忘。魏鄧弗果。大用。非諸子萬其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闡不偉哉。是以朱子之風。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而劉米奉曰。朱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于生平。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精未即乎實。橫渠之弘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是言之。熹于生乎其前之諸儒。未實其大成。至於生乎其時之諸儒。則能集其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熹與之上下其論。而脗合焉。言述作者。周公大。諸人。燁乎以所長著稱。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實均之

尚諸子集語儒之矣咸其說可得聞歟

歲寒松柏斯道棟梁

去短集長

祖泰則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祖泰千古英豪

教詳開闢之門使來者不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授受進退不屈其節告者必以格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濂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未諸史者未嘗著呂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以共究遺經不幸短世而喜歲寒松柏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陸象山兄弟始與喜異論而喜卒東其所長以為己有于當考之喜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喜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有義理不詳喜自覺於義理不敢論說而緊要為己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疏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獨可敬服也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喜與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途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趣於其塗如此也而喜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於己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

程朱塾曰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明於早年而亦同於晚歲學者讀朱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性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單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瑰坐走誠懼失心性之學將復蹈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者於篇

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八月太上皇帝崩

陳四明曰光宗幼有令聞嗜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斂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閹寺交構蠱惑致疾者養壽宮者宗之崇喪焉

京鏜奉行侂胄風旨又薦劉德秀鏜學之名鏜實發之○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祖儉從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屬廉州府宇城在關之臣也書請誅所以于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請生箝口我雖無泰之罪侂胄也祖泰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時祖儉以言事貶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乃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者也立儲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孫侂胄童穉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縣名今蘇州府吳縣之吏胥周鈞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孫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將事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侍御史陳讜謝祖泰撰私上書語言狂妄乃配欽州祖泰自謂以死莫以爭悟朝廷了無懼色

張時泰曰自侂胄竊威權以來諸臣多阿附以得好官未聞有一攻其罪者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指斥殆盡衆朝皆韓氏之廝役奴隸也夫何怪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心激不平故以死攻之耶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歟

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宣宗皇帝　附元太祖

平商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海天禧二年。十四年亡。夏天慶八年

三月臨安大火。四月乃滅

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輔規圖遠蜀。陳自強為之言于韓侂胄。許之。曦至興州。因諸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盡屬于曦。異志遂成矣

八月。以張巖為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四年至政府。程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遽。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事。

壬戌二年。金泰和二年。夏天慶九年。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偽學之禍。雖本於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堂劉謙。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鐘炎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非。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周為。句帝初立。籍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己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浸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詔諸家周邑所藏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胄太師。

一妾與大諫同名

追復汝愚官

自強月課雪題無并字不開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

癸亥三年。金泰和三年。夏天慶十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侂胄嗜權。凡所欲為。率執不預知。也言路。侂胄每月按樂。小史一二人。謂之月課。責竊和。以道。蓋盛行自強。有貪鄙四方。毀書。鄙必題其姓云。某物若干。並獻。凡書題無並字。則不開。紙子者。賄。私。國貨。賄任。道。干請。以諸。侂胄為。恩主。為父。蘇師旦為叔。宣史史達祖為兄。侂胄。所。研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自強每稱侂胄為恩主。為父。蘇師旦為叔。宣史史達祖為兄。侂胄所研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驍軍。每月置。滿水軍。

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慶九年。正月。韓侂胄定議代金。代金不書。詔議而直書韓侂胄定。時有勸侂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虜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更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況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奸極惡。知其無以自安。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武岳諫。啓釁。遠竄。正宦論。言禍。則不納。妄用姦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還。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蹙國之策。未幾玉陣之誅。且函首畀于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滿。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周静軒曰韓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心不待朝命之及己非征伐自天子之意況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侂胄尊權無君之罪何待他時而後見耶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時將用兵乃追封飛爵本非倖正易為書蓋飛以忠死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衍脩如衍假公濟私者多矣復故愚之官所以為自欺恢復之地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謨初國用司總覆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周知國用事招克民鄰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三年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啟釁置黨於建寧府○五月詔以金國公曠為皇子進封榮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後陳自強鄧友親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樂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弟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以丘宮為江淮宣撫使宮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宮宮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至是命宮宣撫江淮宮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敢盟中國當示大體且申警畫需使我常有勝敗若專自彼作我有詞矣固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宋安全庭天元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松格司與元東軍三萬馬步軍六萬馬仍聽節制財賦按功計罪曦由吳益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後曦叛○四月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論檜主和誤松尋招曦東還而河東招撫使

張時泰曰侂胄之主恢復即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據觀覦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心弗公未有能濟其事者也

吳曦謀反獻隨成和鳳四州于金以來封蜀王○五月以伐金詔四方郭九遠兵復鳳州侂胄聞四州乃議南詔畧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乘間胠篋之資奏溪壑之欲國語牛馬之性其曰虎目豕吻迹其不禁姑置含刃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治行李之繼遣桀驁也驁與敖通傲也行李行裝也人遠行用之復媾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迩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李燾之子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當言耳弱而幸安者衰故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壁卻發明前書定議代金此書下詔代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胸之發也故雖侂胄之強橫亦畏恕之

呂氏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胄躬好穆怒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兵啟兵端三遭瘡痍生靈魚肉雖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南湖曰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溺者李壁與弟直皆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壁與丘宮皆諫侂胄輕兵之失及其決意用兵葉

三省印並納其弟

中國當示大體

使我常有勝敗

以伐金詔四方

于臣當念祖宗之憤

縛羊擊鼓

非先生不足以生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適不草詔壁國當筆豈非權數之所溺耶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拆嗣（拆孝宗孫而魏惠憲王之子均之曾孫）○六月鄧友龍免以上宦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宦代之駐揚州宦至鎮都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汶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數人皆斬郭倬於鎮江。○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胄閉師屢敗始聲為蘇師旦所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安置。○夏李安全廢其子純佑而自立。○十月金人分道來侵十一月以上宦為崇政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武勸崇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宦曰棄淮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撫散揆渡淮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遂圍和州屯天瓦渠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上宦遣使如金師議和讀散揆先書和議意於宦宦以金撫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發明丘宦之議和乃權而得中者也金飯詐和還軍下蔡。○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幄屬論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浙江寧波府）今宜從權遷都事主翌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又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並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搗戰佯為敗走金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寡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蔡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數上數有聲金人不敢入會諸部即位于斡難河之源帝深況育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逆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年壽六十六未有國號至世祖時始稱其國號曰元（元太祖也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家古部人世為家古部長帝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於丁卯三年。金泰元七年。夏廟元年。正月上宦能記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崇上疏乞授書金陳已成而請且言金人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沖死之曦召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陰圖之曦又召楊震仲震仲不得脫徒死無益。○四川韓連使安丙誅吳曦逆之謀先是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乃以書致巨源至謂丙曰非先生不足以生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李好義與中軍正將亦結軍士李貴等數十人謀誅曦丙大喜二月好義師其徒入偽宮執曦所其頭盡收曦黨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市不易肆傳首臨安（曦父仙曦祖福子孫出蜀存其祠祀焉）初韓侂胄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發明曦仙父祖之功于高宗時張韓劉岳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案有怒之誅可悲也之若夫安丙者不顧禍福之權以成平城之真可謂謝時達權者歟

綱目斷曰吳曦僭稱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與楊巨源倡為大義聲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非人斯得市不易肆宣播詔言麾衆鼓舞可見以逆加順人心不從之者不過以苟免刑罰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四月太皇太后謝氏崩。○李好義棄秦州與參將不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遂為

奚嗣將王彥所奏而平朝廷庶喜為變授節度使移刑邪鄰統制。史臣曰宋知○六月安丙殺宣撫使參議郎楊巨源。言殺無罪之安為猛將以滅敵。

喜為猛將。既不能罪人以師號賞之。殺乎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滅藩鎮之禍乎

嘉殺安丙之專權自恣也。巨源初奏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俄有以嚴真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勉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有被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風州之長橋。而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蘭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興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

綱目斷曰。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陞。奈何惟與通判而已。直其心之不平也。又況信讒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

時事不掛於口

死猶為猛將以滅敵

置生死度外信讒辭斜不屈

七月。大旱。蝗。見蔽天。食斷面盡黑。○九月。敵圍信所奏謀。官方信讒于臨江軍。錄侂胄罪可以解使金。命府者近臣為信讒可使乃命之侂胄。奏狀遂以信讒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奏議官。初信讒至濠州。紀石刻于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雖罪有謀。增歲幣。止信讒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辭。水信讒曰。反俘歸幣可也。練送首謀。自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讒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議。信讒辭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乃遣還。又遣韓侂胄問之。信讒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韓侂胄。四犒軍錢。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讒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讒官爵。信讒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人討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時人皆惜之。○信讒既貶。近臣為王柟發明。信讒義不屈。金辯古今。名使何以知。柟。京師輪之。猛也。

○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彌遠者。討有罪之師。侂胄罪逆。沿天人。得知。彌遠。沈彌遠。既正矣。

○十二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彌遠者。討有罪之師。侂胄罪逆。沿天人。得知。彌遠。沈彌遠。既正矣。

詔罷侂胄罪。詔曰。侂胄。朕潛邸舊人。朕有親言。中宮。朕不聽。竟立為后。后以是怨。侂胄。而使皇子榮王。厭其跡。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幸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厮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名寵宇內。其壁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時。勢驕倨。掖庭。皆其家多來與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陳自強。永州居住。遣使詐蘇師旦于紹邢。○立榮王。曙為皇太子。更名愷。○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諫其奸。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禍可懼。而免。乃不聽。○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卒。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正月。王柟還自汴。時金遣來告侂胄。侂胄以柟為南。○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有異。金人。二人。乃至。謚有奸。趙延。自詐。之。罪。延。其如。母。體何。○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富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富儀狀魁偉。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特論堅王。汴。蟠。侂胄。喜。奉。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ertongbook.com